

松花江滨洲铁路桥、红霞街、兆麟公园、牵牛房旧址……串起了萧红在哈尔滨的大部分生活场景——

穿越百年历史，沿着中央大街“看”萧红

本报记者 周辰文/摄

她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“文学洛神”。松花江滨洲铁路桥上，有她对生命的慨叹；在巴拉斯电影院（现西七道街的巴拉斯美食城），她曾绘制电影海报；红霞街25号院，是她和爱人一同居住的地方，经典小说《生死场》从这里起笔……

她就是萧红。

散文集《商市街》，真实记录了其在哈尔滨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日前，黑龙江省导游协会文化推广专委会与部分导游、文化工作者重访了萧红当年在中央大街及附近的生活轨迹。记者同行，一路寻觅，感受中央大街区域老街巷、老建筑背后不同寻常的文化记忆。

A

铁路桥上的感慨，竟成她的人生写照

萧红文化遗迹探访之旅，从松花江滨洲铁路桥开始。记者跟随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、省导游协会文化推广专委会章海宁以及来自省内的30余位导游一同登上铁路桥。

今天的铁路桥已没有了吞吐着蒸汽的火车呼啸而过，桥面上铺着平整的步道木板。3月的午后，春风拂面，铁路桥上处处是游人的笑脸。

1934年的春天，萧红与朋友们也曾穿过铁路桥向北而行，她在文章中记录，“松花江在脚下东流，铁轨在江空发啸，满江面的冰块，满天空的白云……看不见绿树，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。”萧红站在铁路桥上，看到江

中沉没的俄国战舰，发出了命运无常的感慨，“这样的军舰使人感到残忍，正相同在街上遇见了在战场上丢了腿的人一样，他残废了，别人称他是个废人。这个破战舰停在船坞里完全发霉了……”

从铁路桥步行到如今的儿童医院后院，一幢外观完好的黄色俄式二层小楼出现在眼前，这里曾先后是哈尔滨俄国红十字会医院、东省特别区市立医院所在地。1932年，萧红异常困窘，即将临产之时，萧军将她强行送到这里，住在三等产房里。这里也是哈尔滨唯一一处与萧红有关，且完整保留下来的老建筑。

B

西四道街曾有饭馆，两人一顿饭花了不到一毛钱

离开儿童医院穿过友谊路，望向兆麟公园，甬道、石桥、垂柳，仿如当年。“萧红当年住在公园附近，经常与一群哈尔滨的左翼作家来游园，讨论文学作品。萧红与爱人萧军在公园的桥边，池畔拍过很多照片，也是兆麟公园重要的人文记忆。”章海宁指向兆麟公园东北角介绍，“兆麟公园不仅是哈尔滨冰灯的发祥地，在上个世纪初，这里还有一个哈尔科夫剧场，上演西洋歌剧、小型音乐会和芭蕾舞，是哈尔滨城市音乐的重要起点。”

兆麟公园对面，西四道街街角，一幢现代建筑外墙上，悬挂着哈尔滨革命遗址保护牌。从墙上的红色遗址保护牌上

可以看到，当年的这里只是一处小平房，拆除后在原址上建起了如今的楼房。

“这里当年是一毛钱饭店，是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取名一毛钱饭店意为饭菜便宜，经济实惠。当时哈尔滨不少左翼作家生活贫困，中共满洲省委安排在这里开了一毛钱饭店，用这种方法接济贫困的左翼作家。”章海宁说。

事实上，萧红在她的《商市街》里记载，有一次和萧军在这里吃了肉丸汤、猪头肉，还有好几个小菜，萧军去结账时，发现花了不到一毛钱。这也是萧红文章中少有的几次记载下饭馆吃饭的场景。

C

红霞街是散文集《商市街》书名“原型”

穿过中央大街来到红霞街。红霞街1958年改为今天的街名，当年它叫商市街。1936年，萧红用这条街街名为书名，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《商市街》，记录她与萧军在中央大街生活的近两年时光。

与红霞街相接的西五道街口，是当年在哈尔滨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《国际协报》编辑部所在地。萧军那时是《国际协报》副刊主编裴馨园的助手，他以三郎为笔名，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新文学作品。萧红的第一篇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是应《国际协报》新年征文创作的，这篇小小说在该报发表并获奖金，萧红从此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。

离中央大街只有几十米的红霞街25号院，方门洞、铁艺大门，看起来极普通，当年萧红与萧军在此居住。1932年底到1934年6月，两人住在院子西

边的一栋半地下的小屋里，一起挨饿，一起写作。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，萧红的《生死场》都是在这里动笔，《生死场》的前两章就发表在当时的《国际协报》上。两人合著的《跋涉》也诞生在这个院子，《跋涉》是哈尔滨第一本新文学集，其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。

萧红在《商市街》里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段艰难而快乐的生活，从侧面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文化风情、人文地貌。萧红这样写一次买“列巴”的经历：

卖面包的人打着我们的门“列巴，列巴”。带着心惊，买完了说：“明天给你钱吧，没有零钱。”……一块黑面包，一毛钱。我还要五角钱的“列巴圈”，那人用绳穿起来。我还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我打算就要吃了，我伏在床上，把头抬起来，正像见了桑叶而抬头的蚕一样。



天马广告社旧址。



欧罗巴宾馆。



牵牛房旧址。

D

为谋生计，她曾在巴拉斯影院画海报

从中央大街穿行到西七道街，到达巴拉斯美食城，一楼的锅包肉售卖窗口不时有游人来此排队打卡。上个世纪初，这里曾是俄国人开办的巴拉斯电影院，也是当时哈尔滨的四大影院之一。

巴拉斯电影院的外观很有特色，因为建设之初就设计为电影院，外墙没有窗，却以建筑分割线的方式留下了窗的形状和位置，看起来很漂亮。1949年以后，这个电影院换过很多名字，人们记忆深刻的一个叫兆麟电影院。如今，来品尝美食的游客们可能不知道，当年，萧红为谋生计，曾与朋友金剑啸一起在这里画电影海报。萧红写的散文《广告副手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

从中央大街继续前行，穿过一家商场，在西十道街与尚志大街交口处是欧罗巴宾馆。上世纪初，西十道街住着很多俄国人，那时这条街也称“俄国街”。欧罗巴旅馆是俄国人开的。1932年秋，刚刚生完小孩的萧红与萧军曾一起在这里短暂居住。萧红在她的《商市街》里记录了这段经历，《商市街》开头一篇就是《欧罗巴旅馆》，虚弱、饥饿的萧红走上阁楼，萧军与店家周旋，有趣的文字里透着心酸。如今，宾馆大堂里塑了萧红的半身像，墙上还挂着萧红、萧军当年的几张照片，客房里也装饰着上世纪初哈尔滨的城市建筑风景照片。这种带着历史记忆的空间，吸引了不少文艺青年来打卡。

E

从这处洋房阁楼离开后，萧红再也没回来

沿尚志大街向南，过了西十二道街，道路左侧是哈尔滨的新晋网红打卡地——道里菜市场。市场入口门前，有一个“八杂市”的标识牌，显示出这处市场的历史。

“萧红当年也曾来八杂市买菜购物，不过当时这里只是一片简易的平房。”章海宁说。道里菜市场的正对面，现在是中国联通的办公楼。这幢灰色建筑侧面外墙铭牌显示：哈尔滨市革命遗址——“牵牛房”旧址。“牵牛房”曾是临街一独栋的俄式平房，是画家、音乐家冯咏秋的家。

萧红在《商市街》里有一篇散文《牵牛房》，专门讲述“牵牛房”的故事：“夏天窗前满种着牵牛花，种得太多啦，爬满了窗门，因为这个叫牵牛房。”萧红和萧军经常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讨论剧本，排练话剧。在萧红的印象里，屋子里很暖和，壁炉很热，朋友也多。

“上个世纪30年代，这里是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”章海宁

介绍，在“牵牛房”左翼文化人士中，萧红、萧军、金剑啸、罗烽、白朗、舒群等人开展左翼文化活动，这群左翼作家是党领导下以笔为枪、与侵略者作战的另一支队伍。

从道里菜市场上天桥，可以走到街对面的西十五道33号。1934年6月10日晚上，萧红和萧军离开哈尔滨前的最后一夜在这里度过，罗烽、白朗、金剑啸、侯小古等人为二萧送行。在这栋四层洋房内的阁楼上，是金剑啸1932年春创办的天马广告社，作为党组织左翼文化人活动的联络点。那晚为二萧送行的左翼文化人士后来也相继离散。萧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如今，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。

从松花江滨洲铁路桥到西十五道街，一条中央大街串起了上世纪初萧红在哈尔滨的大部分生活场景。从北向南徐徐走来，穿越近百年，看到了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城市风貌，也看到了左翼文化人的不屈抗争。再游老街，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油然而生。



萧红当年待产的医院旧址。



巴拉斯电影院旧址。



红霞街25号，萧红和萧军曾经的住所。